

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决斗 一部曲律昂扬的英雄壮歌

◆ 中国 社会 出版 社

皖西的万金，被指控：杀人犯；逃往西岭，巧遇老板儿子被绑架，成功地解救人质，却又入狱。二次入狱。女律师经深入调查取证，万金先获释。此间，挖巨贪，追凶犯，情势险恶环生。危难之时，万金上书，特派员微服私访，德善了再赴巨场的腐败回，迫使黑社会人子：一尊金。旨在维护法律的健全，揭示：打黑，的

# 一个农民的儿子

著

杨光奇

# 农民


的

儿子



# 一个农民的儿子

杨光奇 著

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一个农民的儿子/杨光奇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7. 12

ISBN 978-7-5087-2019-7

I. 一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77266 号

---

**书 名:** 一个农民的儿子  
**著 者:** 杨光奇  
**责任编辑:** 霍静丽

---

**出版发行:**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 100032  
**通联方法:**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 
电话: (010)66080300 电传: (010)66051713  
邮购部: (010)66060275  
**经 销:** 各地新华书店

---

**印刷装订:** 北京京海印刷厂  
**开 本:** 145mm×210mm 1/32  
**印 张:** 9  
**字 数:** 223 千字  
**版 次:**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 
**印 次:**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**定 价:** 15.00 元

---

# 1

咔嚓嚓，咔嚓嚓，一闪接着一闪，一雷挨着一雷。闪电划破漆黑的夜空，雷声震得大地抖动。一人顺着盘山公路拼命狂奔……

哗，哗，哗，雨点落下来了，又猛又大。霎时，这人的单衣单裤湿漉漉地贴在了身上。借着一道闪电，这人看见山脚下竖着烟囱的工厂，便连滚带爬地摸到了跟前。

“开门，开门，请开门吧！”这人冲传达室透出的灯光喊。传达室半天没有动静，灯突然灭了。这人嗨了一声，退到廊檐下，脱下褂子拧水。

“你是干啥的？”铁棍子门里边忽然有人问。

这人循声一看，只见门灯亮了，铁棍子门里边站着一个人打伞的矮子，长得满脸胡子，尖嘴猴腮，两眼又近又圆，活像一个猩猩。

“瘦猴，是你呀！”他乡遇故知，这人不由一阵惊喜交加，太出乎意料之外了。

“万金大哥，是你呀？我还以为是过路人哩！”瘦猴急忙开了门，将撑开的雨伞递给了万金，拍了拍万金宽大的脊背，把手搭在万金的肩上，一同进了传达室。

“哎哟哟，你的脸咋这样灰？你咋到这里？”瘦猴打量万金一番，从绳上扯下一条毛巾，指指脸盆，“快洗把脸。”顿了顿又说，“你一准是饿坏了，我弄点吃的。”瘦猴麻利地取来两袋六丁目方便面，撕开放在一只大白碗里，用暖壶里的水冲。

万金洗过脸，重重地往木沙发上一坐，长叹一声：“我是偷扒煤车来的。煤车坏在了北边路口。我看见这边有个镇子，就跑来了。”

“你又惹祸了？”瘦猴一脸狐疑地问。

“我杀人了！”万金一把抓起桌子上的半瓶北京二锅头，咕咚咕咚喝了，说道，“刚才一闪一雷的，我一会儿觉得是警车在追我，一会儿又觉得是天兵天将在捉拿我，吓得我魂都飞了。”

“这，这，这是真的？”瘦猴惊恐地盯着万金血红的双眼，手中的筷子掉在了地上。

“我啥时说过假话！”万金又累又乏，无力地脱去湿漉漉的裤子，往木沙发上一躺：“我杀了主任……老五……不是个东西……”万金断断续续地说着，说着说着睡着了。

“杀谁了？杀谁了？”瘦猴摇着万金的胳膊，万金的眼睁了几睁，头一歪，呼噜呼噜地打起鼾来，呼噜一下，还嘶嘶地吐出一口气。

“主任？老五？”瘦猴反复念着这句话，突然倒在床上，三年前的情景就在眼前：

丹阳市向阳区看守所，瘦猴因偷一辆农用三轮车失手，关在了这里。一天中午，押进一个大个子年轻人，罪犯们一齐围拢来。瘦猴好多嘴多舌，问：“伙计，叫个啥？犯啥事了？”

大个子说：“我叫万金，人送外号‘反贪局长’，都喊我万局。我领村民告村里多收提留，又清算村主任的账，可告来告去，清来清去，状没告成，账也没清成，还被镇治安员骗到这里来了。”

“咋骗的？咋骗的？”罪犯们闲得无聊，兴趣陡地高涨起来，七嘴八舌地催道：“快说来听听。”

万金说：“就是八月十四这天，我领俺万吨的六个代表去丹阳上访，回来的当天夜里，村主任李老五就领着镇治安大队抓走了六个代表。我那天刚巧去姑母家喝多了酒，住了下来。第二天回了屯，老娘说昨夜里几个治安员跳进院里抓你哩，赶快逃吧。我说俺们七个代表也没犯啥法，不怕。今儿个是八月十五，说啥也要让您吃上饺子。我骑车到镇政府对门的肉铺割了肉，就去了

镇治安大队。一看，几个治安员正在打牌。他们一见我很吃惊，都放下牌站了起来。我把上访的情况说了一下，没容我说完，治安队长笑嘻嘻地说：“你们做的很对，你也不愧为有名的万屯村反贪局长。正好你来了，我们送你到区里向领导汇报一下。”我说我先把车子送回家，老娘还等着包饺子。治安队长说：“万局，你放心吧！车子，有人给你推回去；肉，保证一两不少。”说着，几个治安员客客气气地把我架到车上。”

哈哈，罪犯们开心极了。一个说：“原来你是个二蛋！”“二蛋，二蛋！”都齐声附和着。一个号长模样的人走过来，围着大个子左看看，右看看，双手卡在腰里，阴阳怪气地训斥道：“共产党领导的好，你还告共产党的干部，真是罪大恶极！”罪犯们齐声道：“邱哥说咋办？”“过三关！”人称邱哥的人很风度地挥了一下手，甩步走开了，俨然一位高官。“咋个过法？”大个子愣了。瘦猴上前比画道：“头道关是看飞机，两腿一漂半蹲着吸烟，脸往上仰，踢你不倒算过关。”“第二关呢？”万金皱起刀眉，斜视着瘦猴。“第二关是小猴跳山，双手搂着头巴，蹲下绕屋蹦三圈。”“第三关呢？”万金鼓圆了眼，瞪着罪犯们。罪犯们谁也不在意，吵吵道：“脱光衣服学乌龟，在这水泥地上爬，啥时肚皮磨出油来啥时过关！”看大个子万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瘦猴上前劝道：“谁进到这个号子里都这样过关，少不了的！”这时只见万金牙一咬，抡起巴掌打在瘦猴脸上，瘦猴窄窄的脸上立时肿了起来，顺嘴流血。邱哥喝道：“都上，把他治老实！”罪犯们一齐挥拳打来，万金像根柱子立在那里，两只胳膊只左右一扫，罪犯们全都七倒八歪，哭爹叫娘了。邱哥会几路拳脚，飞起一脚踢向万金，万金顺势一拧一推，把他扔出一丈多远，那光头邱哥动弹不得，两眼射出凶光。罪犯们一看这个阵势，一齐跪在了万金跟前：“大哥，以后你就是我们的老大了，俺们都听你的……”

“万金大哥。”瘦猴想到这里，不由喊了一声。下床看了看，万金鼾声依旧，一旁的一碗方便面已没有一点热气。再看看钟

表，时针已指向五点，天快亮了。

我得赶快离开这里，与杀人犯搅在一起，早一会儿晚一会儿要受牵连。瘦猴轻轻地打点行装，匆忙间，胳膊肘碰翻了窗台上的一只茶缸，茶缸落地当当地直响。

万金霍地坐起：“谁？”

“我……我给你倒开水，想……想让你醒醒酒哩！”瘦猴停止了动作，拣起茶缸，满脸是笑地走到万金跟前。

万金揉了揉眼，问：“瘦猴，你咋来到这里？天明跟老板说说，给我找点活做。”

瘦猴叹了口气：“日他妈，钱算难挣！我打工打了一圈，也没挣上钱，就到表姐这个厂炼铝。不到一年，铝销路不好又停产了，三百号人都走光了。让我留下来看门，一月三百块钱，这里还有哪门子活！”

万金停了停，说：“听人传言，这地方煤窑多，挖煤也中。”

瘦猴连连摆手：“大煤窑人满满的，插不进去的；小煤窑光出事故，上边一道又一道命令，一次又一次检查，限期整顿，谁还敢私自开工。”

万金沉吟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领我见见你的表姐，兴许她能帮点忙。”

瘦猴一拍大腿：“你就别添乱了！表姐的儿子付小宝大前天被黑风怪绑架，今儿个不送十万元钱就撕票，现在还不知急成啥样子了。”

“啥黑风怪？”万金横起刀眉，惊问道。

瘦猴定定地看着万金，半天才说：“听传黑风怪是黑道人物，不知是真是假。”

万金说：“你表姐有难，咱得帮一帮。”

瘦猴又看了看万金，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万金大哥，你虽一身武功，可黑风怪人多势众，不好惹呀！”

万金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别说现在我是该枪毙的人了，即使在

过去遇见这样的事我也不怕，也会相助！”

丁零零，说话间桌子上的电话响了，瘦猴接过去一听，是表姐水莲的声音，马上站直了身子，一口一个好字。放下话筒，瘦猴拎起一串钥匙跑出传达室，去开大门。

万金赶紧穿上晾得半干的衣裤出了门。天已大亮了，只见大门外停着一辆银白色的轿车，车旁站着一个人身材苗条的漂亮女子，二十多岁，瓜子脸白里透红，两道柳眉斜入鬓角，一双凤眼格外传神。只是眼圈有些发暗，眼皮发红，眼里似有泪光流动，一副忧戚的样子。

“这位大哥是……？”女子看万金身材魁梧，浓眉大眼，一身英气，不由一震，轻声细语地问。

“这是咱老乡，万金，有名的反贪局长，人称万局；要论武功，更是十分高强！”瘦猴抢先答道，又伸手拽了拽万金的衣袖：“老板到了，快喊老板。”

“老板。”万金随口道。

女子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老乡到了，就别客气了，去屋里说话。”

瘦猴乐颠颠地跑进屋，用破衣将木沙发打了又打，请老板娘坐下，又慌忙沏了一杯茶，放在她面前的茶几上。

老板娘转向万金，说：“我叫水莲，以后就叫名字，免得生分。我娘家是丹阳西郊水寨村。听大哥口音，可能不远，不知家住哪里？”

万金遇到老乡，又是这么一位善良可亲的老乡，竟忘了自己是一名逃犯，兴奋得一拍桌子，说：“巧了，巧了，我家是水寨西边万屯村的，咱两庄只隔了一条小河，也就四五里地吧！”

水莲说：“我姑家就在万屯村，姑父李金魁，早年因病去世，就剩姑和表妹过日子了。”

万金说：“这就更巧了，我和你姑是邻居，她叫水萍，我喊她婶子。她的女儿香香辍学了，在李老六的厂里当会计。”



水莲听到这里，眼里掉下几颗晶莹的泪珠，马上掏出一方精巧的纸巾，轻轻擦拭，以掩饰刚才的失态。停了停，又似不经意地问：“大哥，你是哪局的局长？”

万金自嘲地笑了，说：“这是玩笑话。前几年，咱那地方太苦，村里提留也最重。‘三提五统’人均高到三百一十九元，超出国务院规定的四倍多。我领大伙清算村主任李老五的账，李老五请镇治安大队镇压；我领村民代表上区、上市、上京上访，也都被镇治安大队和丹阳公安堵了回来。大伙说没人问咱们的事咱们自己问，干脆在万屯成立个反贪局，选我当局长，领大伙跟贪官斗到底。我这个外号一下子叫开了，方圆几十里都知道。”

水莲会意地点点头，说：“村里成立反贪局，当官的当然认为是戏言，可老百姓是认真的，说明万屯的人有胆有识。”

万金说：“其实我老家也不在万屯，我老家在山东窦村，我叫窦鳖。”

听到这里，瘦猴扑哧笑了。水莲斥道：“你笑啥，娇娃娃都是这样取名的。”

“这话不假。”万金接过水莲的话头，说：“我从小是娇，可长到六岁，爹病死了，我娘带我一路卖针线到了万屯，嫁给了继父万福，给我取名万金。不曾想，我继父十年前出车祸死了。那时，我考上了市重点高中，却没钱念书了。回到家里，常受李家的欺负，我一恼去了少林寺……”

铃铃铃，水莲正听得出神，手机响了，水莲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的精致手机接听，听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好，我马上和瘦猴一块回去。”

水莲缓缓地起身，望着万金，苦涩地一笑：“大哥，你初来乍到，手头一定很紧；先住传达室吧，再找活做。”说着从挎包里掏出两张百元大钞，递给万金，“别嫌少，先节省着用吧。”

万金不接，断然道：“常言说无功不受禄，我不能白拿你的钱。”

水莲动情地说：“大哥，我看你憨厚老实，是个好人；咱又是老乡，以后就别见外了！”

万金一听，心中一热，似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。心想：水莲说我是好人，她哪里知道我是一个杀人犯呢，若是知道了，又该是怎样啊？嗨！我一时找不着活，接着吧，等以后有了钱再还。万金接过钱，手就有些发抖，钱随着手也在抖动。水莲掩了一下面，一声不响，疾步走了。

瘦猴尾随在后，一连声说：“表姐慢些走，表姐慢些走”。自己慌忙跑到车前，双手打开车门。水莲上了车，熟练地调了车头，驶去了。

## 2

万金信步走出大门，登上前面的一座山冈，抬头四顾，全是群山。远山一座比一座高，隐隐约约，好像蒙上了深蓝色的幕布。近山是层层树林，绿的一片，红的一簇，紫的一溜，恰似国画大师勾勒的画图。峡谷里一阵风吹来，在这夏日里的清晨里，竟有一股冷飕飕的寒意。万金裹紧了上衣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大山好啊！大山好啊！万金今日有藏身之地了，活一会儿得一会儿。”

白头老倌出外坡，  
背上背着十筒盐，  
满路唱山歌。  
山箐歌唱山答应，  
山岭打哨响云霄，  
唱起山歌吹树叶，  
走路轻松松。

万金往山下一看，一个白须老人身背竹篓在山间小道上蹒跚

而行。万金初次听到山歌，感到很是新鲜。这里人烟稀少，哪像平原上的故乡，人多得像蚂蚁。嗨，拉拉话去。万金沿着一条窄窄的小道飞步而下，正好赶到了老人面前。

“你，你是什么人？”老人突然看到一个魁梧青年挡住去路，吓得后退了几步：“你是干啥的？”

万金笑了，说：“老人家，我是外地人，是个好人。听你唱山歌唱得好，想再听一听。”

老人放下竹篓，眯眼笑了，说：“我不是吹牛，要说唱山歌，这方圆数十里没有不知道我冯五爷的。”

五斤铁打把锄头，  
三斤铁打把镰刀，  
勤俭出黄金。  
房前挖一块园地，  
屋后挖三丘栽田，  
一个人只要勤俭，  
栽下稗子变稻谷。

冯五爷说着又唱了一段，万金拍着巴掌叫好。山里人真实在呀！叫唱就唱了。老人家虽年纪大了，但身板硬朗，唱得字正音圆，不简单！万金指着远方阴森森的大山，问：“那里有狼獾虎豹吗？”

老人点点头：“有，有。那里是深山老林，方圆几百里，国家一级动物保护区。老虎、豹子不常见，狼呀、野猪呀，多的是！”老人说着背起了竹篓，边走边唱：

山穷水尽志不穷，  
改造自然逞英雄。  
防旱治涝胜大禹，  
移山倒海赛愚公。

老人家又唱起来了，唱着唱着走远了，多自在呀！要是在这里安安稳稳地过上一辈子，就是干活累死也心甘情愿啊！万金观

着山景，肚子饿得咕咕叫了，忽然想起水莲的儿子被绑架叫走瘦猴的事，便匆匆下山，回到厂传达室。瘦猴还没回来，万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端起大白碗方便面，三扒两扒地吞到了肚子里。没吃饱，又拿起瘦猴扔在桌子上的半拉馍吃了。没什么事，万金出了传达室到了厂房，只见宽大的厂房里全是一些陈旧的设备，那一件件叫不上名子的机器，落满了鸟屎和灰尘。万金暗暗思忖，就这么个破厂，能有多少油水？黑道咋能会绑架老板的儿子？万金想到水莲那么善良，遭此大难，不由一颤。伫立、发呆，一阵悲凉袭上心头。

“万金大哥，万金大哥！”瘦猴急急慌慌地跑来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“我表姐夫请……请……请你去！”

“请我？”万金一时没缓过神来。

“请你！”瘦猴拉起万金就走，出厂时锁上了厂门，上了柏油路就加快了脚步。

大约十分钟，两人来到了独角镇上。说是镇，其实还不比平原上的一个村大。这镇子一眼可以从这头看到那头，窄窄的街道，高高低低的砖房。倒有几个铺面的广告牌还算醒目。瘦猴一指镇东边的三层白楼说，那就是表姐的家了。不多时，两人到了。进门见大厅里有个秃顶的中年，拄着双拐，腿上缠着绷带，来来回回地走动，双拐把花岗岩地板敲得啪啪响。

瘦猴弓着腰小声道：“老板，万金到了。”

老板付百琛转过身来，一张黑黑的驴脸耷拉着，两点扫帚眉拧成了疙瘩，两只小眼睛盯住万金，一言不发。足足有几分钟，万金被盯得浑身像爬满了虫子，想动又不能动。瘦猴眼珠子骨碌碌转了一阵子，垂下了脑袋。

付百琛像审犯人似的盯了两人一阵，好像才没了戒心，一瘸一瘸去了里间，随即传出轻微的咔咔声，好像是开保险柜的声音。一会儿，他一瘸一瘸地出来，抱出一摞崭新的老人头，放在客厅的桌上，点了点，整整十捆。码齐后，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白

纸，把十捆钱包好，抽出一张票子封在表皮，用绳子捆扎结实，递给水莲，说：“十二点，鹰嘴崖。”

水莲两眼歉疚的望着万金，恳求地说：“大哥，我儿子小宝被黑风怪绑架，听瘦猴说你已知道，今夜十二点回票。我家百琛不方便，不知大哥能不能去一趟，回来定有重谢。”

万金手一摆：“老乡有难，我怎能袖手旁观，就这样定了！”

付百琛掏出一叠钞票，拍在瘦猴手里，说：“又一春。”

瘦猴乐颠颠地拉起万金就走。

一路上，万金打听瘦猴，才知付小宝被黑风怪绑架几天了，付百琛报了警，前天就出了车祸，只好花钱消灾。两人说着话到了镇十字街头，只见小红楼上竖一块高大的招牌，上书“又一春”三个大字。瘦猴拉万金进去，万金说：“别太花费了。水莲叫我节省花钱，咱去小饭摊吃碗烩面，少花钱又实惠。”

瘦猴说：“出门在外，别亏了自己的肚子。老板出钱叫吃饭是头一次，不是为救儿子，他哪会这么大方！不吃白不吃。进去，进去。”说着将万金拉进一个雅间。

“花花，花花。”瘦猴刚一落座，两个食指嗒嗒嗒地敲着桌边，喊：“点菜，点菜。”

一位有几分姿色的小姐笑眯眯地走来，嗲声嗲气地说：“这位猴爷，是吃仙桃呀还是吃人参果？”

瘦猴淫笑道：“仙桃和人参果自然要上；不过，今天要动荤的：上一盘妓女大腿（鸡腿），上一盘牛鸡巴（牛鞭），加两瓶伊力特，全是壮阳的。”

万金马上说：“不要这些。上鸡肠、黄瓜两个盘，外加两瓶啤酒也就够了。”

花花一听，脸上立时收敛了笑，鄙夷地看了万金一眼，扭身走了。

一会儿，花花果真端上了瘦猴点的酒菜，摆上两个大号酒杯，一瓶伊力特正好倒了两杯，说：“喝吧，喝好就不想家了。”

笑了笑，款款走了。

万金酒量大，平时没钱喝酒，忍了；这当儿有酒了，却不愿多喝，他怕误了正事。瘦猴耐不住酒香，端起一杯像喝水一样喝了，又狼吞虎咽地吃菜。看看万金不喝，瘦猴就起身相敬，万金只是象征性地抿了一口。瘦猴一边说不行不行，一边向吧台上的花花飞个眼色。

花花走过来，满脸赔笑地说：“大哥，难得一聚，不能不喝。”说着又打开了一瓶，倒了两大杯，恭恭敬敬地跟万金碰杯，万金不动。花花又说：“看不起女士，是不是？”

万金只得站起碰杯，两人一饮而尽。花花倒酒又要再碰杯，万金说啥也不喝了。

瘦猴又向花花意味深长地递个眼色，花花会意，遂到吧台，马上又折回，变戏法似的端出一大杯酒来。她双手举杯齐眉，说：“大哥，刚才是碰酒，现在是敬酒，请用。”

万金看不惯花花这个样子，不想再喝也就不理。

花花说：“大哥，你不喝这杯酒，小妹我就永不放下。”

万金气得嗨了一声，接过花花这杯酒，仰脖子喝了。

花花两眼盯住万金，见万金一晕，扬起一只小手指点着说：“倒也，倒也。”

万金一下蹲在椅子上，往桌子上一趴，昏迷过去了。

夜里十点，付百琛接到瘦猴电话，说万金醉在又一春，昏睡不醒。付百琛一听，气得七窍生烟，双拐把地板敲得山响，怒斥水莲：“我看这小子憨头憨脑的，没一点精明样儿，办事不行。你偏说他行，还会什么武功。回票又不是打架的，有啥用？”水莲不接话，挎起小包，到车库把车开出，直奔又一春而去。

小轿车转了几个弯，眨眼工夫，又一春到了。瘦猴早已恭候在门口，上前打开了车门，水莲缓缓地下了车。瘦猴附在水莲耳边，小声说：“又一春老板讲，万金酒醉睡了小姐，人家要五百元了结。”

水莲瞪了瘦猴一眼：“可能吗？既然醉得昏迷不醒，怎么会呢？”

瘦猴马上附和道：“就是，就是，我也不太相信。”转而又说，“都怪我牵挂厂子，当时叫不醒他，看厂去了。看看天黑了，万金还没回来，才又赶到这里。”

“哎呀，水老板来啦。”花花迎出来，拍着小手，笑着说，“老板不在，让我代表他迎接，恭贺大驾光临！”

水莲说句客气了，便走进店里寻找万金。万金不在，又往后走，还是没有万金的影子，直到走到最后一间按摩室，才看到万金光着身子仰面地躺在一张床上，手里还拿着一件女人的花内裤，在呼噜呼噜地睡着。水莲连忙退了出来，听到对门的一个雅间里似有女子嘤嘤的啜泣声。

“瘦猴，端碗凉水把万金泼醒。”水莲命令似地说，“快，快给他穿上衣服。”瘦猴马上跑进厨房端了一碗水，用嘴喝口水一喷，喝口水一喷，一碗水没喷完，万金醒了。瘦猴在床下找到万金的衣裤，给万金穿了。万金出了按摩室，看见水莲，羞得有个地裂缝就能钻进去，两只拳头把自己的脑袋打得咚咚响，话也说不成句了：“我……我……我咋只喝点酒，啥也……啥也不知道了。”

水莲因回票着急，顾不上细察，便上前止住：“别打自己了！上车。”

瘦猴拉万金上了车，花花赶过去挡在了车前。水莲明白，马上从挎包里掏出一叠钞票，抽出五张大钞递到花花手里。花花接过钱，假意推辞说：“你来了，还要啥钱，算了，算了。”

水莲面无表情，开起车子飞驰而去。

### 3

小车出镇子不远，就下了柏油路，拐上了一条古老的山道。山道两边大山对峙，高人云天，小车好像在一条隧道里穿行。山道越行越窄，直到窄得无法再行，小车在宽一点的地方调一车头，停了下来。看看车上表针，已是十一点三十分了。

“万金大哥，瘦猴，”水莲关闭车灯，扭亮车顶灯，说，“往前走，再有三百米就到鹰嘴崖了。”水莲说着从另一个皮包里掏出一捆钱，正欲隔着瘦猴交给万金，瘦猴却连忙接过，转给万金，说：“万金大哥，你拿好。”

万金不接，说：“你拿着吧，谁拿不一样。”

水莲说：“别推辞了，万金大哥带着。”

万金只好接了，看看还是付百琛包扎的那捆钱，那捆钱上面封一张百元大钞，一点也不错，便放心了。

水莲又拿出一个手电筒交给瘦猴：“记住，到了鹰嘴崖，电灯一明一灭六次为应。咱一手交钱，黑风怪一手放人。我在这车里等你们回来。”

瘦猴头点了点。万金说：“放心，误不了事。”

万金、瘦猴下了车顺着小道往前摸去。两边大山黑黝黝的，往上看只能见一线朦胧的天，有疏朗的星星闪烁。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，谁也不吱一声。

“鹰嘴崖到了。”瘦猴一指前方，声音颤颤地说。

万金站定仔细一看，前面一山又高又陡，上端伸出一块长长的巨石往下弯着，酷似老鹰的嘴，怪不得人称鹰嘴崖。崖下有一深涧，可听到淙淙水声。近前一看，山涧弯曲而悠长，星星映在水面上，泛起碎银一般的微光。鹰嘴崖静的出奇，偶尔有野兽发出一两声怪叫，更显得阴森可怖。



“打信号!”万金吩咐瘦猴。瘦猴哆哆嗦嗦地摆弄着手电筒，半天才弄明，弄明了又弄不灭。万金一把夺过来弄灭，又连续一明一灭五次，打去了暗号。再看远方，山坡那边果然有灯明了，随后又灭，像是鬼火。眼瞅着一明一灭六次，对上了暗号。

万金正观望间，忽然两边山沟里跳上来十几个黑影，为首的一人喝道：“拿钱!”

“放人!”万金叫道，“付小宝，付小宝!”

“我在这里。”黑影的背后有小孩哭着喊叫。

万金立在道中，岿然不动，厉声道：“把付小宝放过来!”

这时，两条黑影扯着一个小孩过来。万金低声问瘦猴：“这孩子是不是付小宝，你喊一声。”

瘦猴喊：“你是小宝吗?”

“是我，瘦猴表叔。”付小宝一挣一挣地挣不脱。

万金又向瘦猴附耳说道：“我交钱，你带孩子先走。”瘦猴点了点头。

万金迎着黑影走上前去，把一捆钱递给为首的一个黑影，一把拉过付小宝：“快跟你瘦猴表叔走。”

付小宝上前抓住瘦猴，瘦猴拉住小宝就跑。

十几个黑影围拢来，一个黑影拧亮了手电筒，原来这伙人全是黑巾蒙面，与影视里的黑道人物一个模样。手持电灯的蒙面人撕开这捆钱一看，哪里是钱，是一整捆裁得整整齐齐的白纸片。上了大当!黑风怪的人气得破口大骂哇哇乱叫，一齐上前抓住了万金，没容万金醒过神来，把万金掀倒，一阵子拳打脚踢。

“快追回那小崽子!”一个黑风怪的人喊了一声，一群人一哄去追。

万金一个鲤鱼打挺，立起身来，几个箭步蹿到黑风怪的前边，使了个扫荡腿，扫倒了一片，高喊：“小宝快跑，小宝快跑!”

黑风怪的人一齐又围了上来，万金一拳打倒一个，一脚踢翻